

素手功

【台灣】臥龍生



素
手
功

台湾

卧龙生著

四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160 号

素 手 劫

卧 龙 生

*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：32 印张：36 字数：860 千字

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

ISBN 7-303-02189-2 / I · 250

定价：23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蜚声武林第一的南宫世家一代、二代、三代、四代、五代男主人都在洞房花烛之夜惨遭蒙面人追杀，生死不明：……，南宫夫人们为报夫仇，在武林掀起了一场浩劫。

死谷二奇传人任无心，为拯救武林免遭浩劫，以惊人的智慧和绝世身手与南宫世家及其秘传之人“素手兰姑”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明与暗的生死较量。

该书场面波澜壮阔，黑白两道人物各显奇招，特别是任无心与南宫五代夫人田秀玲的感情纠葛，催人泪下，感人肺腑。它以恢宏的场面，跌宕的情节，栩栩如生的人物将曲折而悬念环生的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，令人读后爱不释手，回味无穷。

第二十二章 铜管密令

密令之上，接着写道：

“百维之师弟三人，是否随行？‘玄真’形状看来如何？这两点须特别注意，事后亦必须将观察之结果写下，密封于传令铜管中，小心置于香炉原处，切记切记！”

百维又不禁大是奇怪，那五夫人要查百护等三人去向，自是理所当然之事，但她却为何要注意“玄真”之形状，却令百维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那“玄真”之形状，还会有什么变化不成？难道她对这假冒的“玄真”，也起了怀疑之心？

密令上之字迹写到这里，竟突然改为朱砂所写，显见内容更是机密重要，是以要接令之人，特别留意，上面写的是：

“十五月圆之夜，前行百里，有一小集，名传声驿，三更时，你必须立于传声驿外一株槐树之下，届时将有一人，着青布衣，红布裤，手提方形灯笼，在你前面来回走动三次，然后转首而行，你不必招呼于他，却必需紧随其后，行约一、二里，确实地点，需到当时方能决定，但那人若将灯笼焚毁，便是地头已到，你便立即将那人杀死！”

百维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暗暗叹息一声，方自接着瞧了下去：

“你杀了他后，便须立于灯笼余烬之上，低声诵念：‘人间难求不死药，神仙谷中有福星。’反复念至第七次，便有人在暗中回应一遍，然后问你是谁，你必需回答：‘不死者’三字，那人便必有机宜指示于你，你若未听清，不妨再问，但却万万不

能遗漏一字，更不可存心要看此人之容貌！”

百维更是奇怪，不禁暗暗忖道：“此人是谁？所指示的又是何机密之事？”他在此之前，做梦也未想到世上还会有人指示“南宫世家”之机宜，而以此刻，“南宫世家”对此事处理之机密与慎重看来，不但此人极为神秘，他所叙之机密，必定更是重要无比。

百维越想，越觉此人之来历不可思议，恨不得此刻便是十五月圆夜，立刻便能见着这神奇诡异的人物，只可惜此时仅是十一，距离月圆夜还有整整四天，他纵然焦急，亦是无计可施。

密令下还有短短数行字迹：“你听完那人所叙之事后，立时记下，必须等到五更过后，晨光熹微时，又将有一人着绿衣红裤，自东方而来，手提一只鸟笼，鸟笼中有信鸽一只，你立时需将此人杀死，将所记之纸束，仔细缚于那信鸽脚上，将信鸽放走，此鸽久经训练，自会觅路而回，此事万分重要，你切不可有丝毫疏漏，此令！”

百维继续看完了这封信，方自仰头长长吐了口气，心头既是感叹，又是惊喜，一时之间，当真是千思万念，纷至沓来。他首先想到，这封密令所以能够保存，必定是因为这铜炉在火起之前，便已跌落在地，而且炉口倒扣在地上，火势自然无法波及。但火势那般猖獗，这铜炉若是留在桌上，加以木桌神龕，俱是易燃之物，火起后这铜炉便难保不被烧熔，而此刻这铜炉却原样未动，由此可见，这铜炉火起之前，便已跌在庙宇神龕前的一块空地中央，是以直到最后屋顶塌下时，火势方燃及此地。

但那放火之人，万万不会在放火之前，将这铜炉放在地上，更不会自己飞下，除非火起之前，这庙宇中便有一场搏

斗，是以木桌神龕，早被撞翻，銅爐自也跌落在地。

百維思前想後，只覺這猜測必定與當場情況吻合，只因除此之外，這銅爐便萬無其他可能自神龕間飛落空地中央。但火起前在這廟宇中搏鬥之人，究竟是誰？百維却再不猜不出了。

他垂首沉吟半晌，又自拾起那段焦木，低伏着身子，在四面瓦砾堆中撥動。直尋了盞茶時分，百維仍是一無所獲，這時他幾乎已將每堆瓦砾都尋找了一遍，只剩下一根巨大梁柱所倒下之角落。但他毫未死心，用盡全力，獨手將那已燒焦的梁木抬開尺許，略為再撥開一些瓦砾，便赫然發現瓦砾堆中竟有一具骷髏。只見這具骷髏雖已燒成白骨，但白骨依舊排列的整整齐齐，宛然人形，顯見此人火焚前便已身死，否則他只要尚有一丝知覺，着火時縱然不能逃走，身形也必然因驚怖痛苦而扭曲。

百維目中光芒閃動，口中喃喃道：“我果然猜的不錯……果然猜的不錯……”

緩緩俯下身子，又撥動兩下，便發覺瓦砾堆中，赫然正有一面銅牌。這銅牌雖已燒得不成模樣，但依稀仍可分辨，正是“南宮世家”門下三十六地煞所有之物，也和他自那枯瘦黑衣人懷中取出的同一形式。不想可知，這具人骨必然亦是“南宮”三十六地煞之一，他全身衣物俱都早已被裂焰焚毀，幸好還有這面銅牌上仍可分辨他的身份。但這“南宮地煞”怎會到了這裡，究竟是被誰殺死？百維木立當地，呆呆地出了一會神，但覺一陣寒意，自心裡升了起來，心頭當真是又驚又喜，又覺自己十分僥幸。

他再次將此事前後仔細推敲了一遍，對此事之經過始末，已遠較方才之想法更是周密明確，只要閉起眼睛，當時之情景，幾乎歷歷如在眼前。

“南宫地煞”虽然未必知道派至此地取阅密令之弟子已遭毒手，但必已隐约有了警觉，或是为了更求慎重安全，是以还又派了一人，来到此间。而正在此时，那独臂异人也来到这庙宇之中，那“南宫地煞”还未及取阅铜炉中之密件，便被那独臂异人发现。两人相见，彼此俱都不能相容，自然立刻便动起手来，这一战之战况，显然甚是激烈，以至神龕桌案俱被撞翻，铜炉也落到地上。而这“南宫地煞”武功虽高，却终究不是那独臂异人之敌手，激战之下，终于丧命。独臂异人既已见到这庙宇中有“南宫世家”门下活动，他为了毁尸灭迹，便放起了一把大火，将这庙宇完全焚毁。

此事经过，与百维之猜测，委实相差无几，百维果真是十分侥幸。

他若早来一步，此刻纵未死在那“南宫地煞”手下，事机必已泄露。那独臂异人若是迟来一步，“南宫地煞”也已将那铜炉中之密令取走，百维便永远也休想将那事关重大的密令瞧上一眼。

种种因素凑巧，阳差阴错，不但使他性命得以不死，机密得以保全，还使他在无意中，得知那许多有关胜负之隐密，百维自是惊喜交集，暗道侥幸。

这时任无心与妙法等人早已入了村舍，但见竹篱房屋，一丝无损，便是室中桌椅摆设，亦是分毫未动，完全保持原来模样，只是四下绝无人影，也听不到人声，死寂之中，似是含蕴着无限杀机。

任无心等人鱼贯而行，将每间屋舍都仔细瞧了一遍，只见有的屋子里，菜饭已摆起，却未曾动筷，有的屋子里，书桌上笔墨俱在，似是有人正在写着对联，已写成一幅，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……”但下联只写了一笔，便自顿住。有的屋子里，还摆

着棋盘，一局残棋，正成以炮攻车之势，显见得这变故发生之前，丝毫没有警兆。是以这“三姓村”中隐士，有的正待用饭，有的还在下棋，但饭菜正香，残局未完时，这惊人的变故，便已突然发生。这时饭菜已冷，笔砚已干，棋盘桌椅上，都已积下薄薄一层灰尘，用饭的、写字的、下棋的人，更早已不知到那里去了。

任无心木立当地，双目又有泪痕。妙当等人心头也不觉一片黯然。

过了半晌，任无心方自长长叹息一声，走入后院，妙法等相随而去，只见那小小的院落中，山石亭阁，居然颇具规模。任无心走到池塘边，池中绿水盈盈，他双眉皱得更紧，俯下身子，伸手在池右小石上扳了几扳，池水突然缓缓向外流出。妙雨骇然道：“那秘窟莫非竟是在这水池之下么？这当真是隐密到了极处，弟子方才还在暗中猜测，却也未猜到是这里。”

任无心垂首道：“但‘南宫世家’门下，却已知道的清楚得很。”

妙雨长叹一声，再无言语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此时池中仍有积水，显见那‘南宫世家’得手之后，又将秘道完全复原……”转念又忖道：“瞧那村舍中，一无动静，而‘南宫世家’又走得如此从容不迫，莫非他们来此动手，完全未遇着抵抗不成？”

转念之间，池水已完全流出，任无心又自一跃而入，俯身在池底一探，只见一方石块，应手而开，露出一条秘道。秘道中黑黝无光，阴气森森，只因这秘密在池水之下，是以寒气自是极重。

妙雨沉吟半晌，终于忍不住道：“南宫世家若在这地下设有埋伏，只怕……”

任无心苦笑一声，截口道：“他若要加害于我，还会等到此时么？”

妙雨呆了一呆，转目望去，只见两位师兄，也正在瞧着他。三人目光中，俱已有了惊疑之色，三人心中，俱在不约而同，暗暗忖道：“想那‘南宫世家’若要将任相公置之死地，实已不知有过多少机会，而‘南宫世家’每一次都将这机会空空放过，任相公既是‘南宫世家’最大之仇敌，‘南宫世家’却竟然未曾伤害于他，这是为了什么？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一念至此，三人俱都不禁垂下了头，只因他们三人，此刻竟不由自主地对任无心也起了怀疑之心，只是不忍仔细去想，更不敢说出。这时任无心早已走了下去，妙雨暗叹一声，当先一跃而入。

地道中果然一无动静，更无埋伏，走了几步，竟还有灯光透出。原来秘道尽头，地室中俱嵌有铜灯。此刻油焰未燃尽，只是光焰已甚少。黯淡的灯光下，只见地室中桌椅陈设，亦是丝毫未动，瞧不见血迹，也瞧不见尸身，更没有丝毫搏斗的痕迹。唯有迎面的石壁上，竟以鲜血写道：“任无心，你好对不起人！”

字迹本已甚潦草，写到最后几字，更是零乱扭曲，几乎无法辨认。显见这字迹乃是一人临死前所写，寥寥几个字里，却含蕴了死者对任无心无限的怨毒、诅咒和痛恨。

任无心木然立在这几个鲜红字迹之前，目中泪光莹然，满面沉痛之色，纵是世上最佳妙之丹青画手，却也无法描绘出此刻之悲痛于万一。妙法等人先前虽对他生了疑惑之心，但此刻见了如此神情，心中又觉不忍。三人面前相望，黯然无言良久，妙法方自干咳一声，长叹道：“他本该知道此事，怪不得任相公，又何苦写出这些字来。”

任无心一字字缓缓道：“这也怪不得他，我若是他，也会写的。”

妙雨心念一动，微微皱眉道：“莫非此事当真要怪任相公么？”他对任无心，自从相识以来，无论言语行动，都极是恭敬，但此刻这句话里，却已隐隐有了逼问之意，露出了锋芒。

任无心却仍浑然不觉，又自呆了半晌，方自缓缓道：“前一秘窟之遭劫，虽已令人大出意外，但仔细想来，还可解释。”

妙雨道：“如何解释？”

任无心长叹道：“只因那秘窟之分子，良莠不齐，其中本有许多小人，那时虽然归顺于我，但见大势已去，便难免不生异心，而这里……”他转目四望，黯然接口道：“在这里的，却俱都是高风亮节之士，万万不致变节投靠‘南宫世家’，更何况这秘窟位于水底，纵然有人起了异心，也无法瞒过别人与‘南宫世家’暗通消息，‘南宫世家’如何寻着此处，实是令人不解。”

妙雨沉声道：“不错，实是令人不解。”言词问得更是咄咄逼人。

任无心似是仍无所觉，又似是根本未曾怪罪于他，只是喃喃道：“事况如此，也难怪别人对我生出怀疑之心……唉！想你我都猜不出这秘窟所在之事，怎会被‘南宫世家’所知，这秘窟中朋友，终年同居水下，自更无法想像机密是如何泄露出去的，只因知道此处机密的，只有我一人！”

妙雨面容更是沉重，一字字道：“真的只有任相公一人么？”

任无心沉吟半晌，方自长叹道：“除我之外，便是这秘窟里已遭毒手之人。”

妙雨目光炯炯，道：“居于上面茅舍中那三家老幼，自也知道此间隐秘，那老幼数十人中，难道就无人泄露机密吗？”

任无心苦笑道：“那三家老幼，一共也不过只有七人，而这

七人……这七人……”他似是不愿说出这七人之事，长叹一声，又自停口。

妙雨却丝毫不肯放松，目光凝注任无心，沉声道：“这七人又如何？”

任无心缓缓道：“有三件事可保证这七人万万不会投靠于‘南宫世家’。”

妙雨道：“那三件事？”他似也觉出自己逼问太紧，面上不禁露出歉然之色，但为了今后唯一生存之机，却又不得不问。

任无心垂下眼帘，缓缓道：“这七人未入谷前，都受过‘南宫世家’之摧残迫害，对‘南宫世家’怨毒之深，并不在你我之下。”

妙雨心念一闪，喃喃道：“入谷之前……曾受‘南宫世家’迫害……他三家若是普通贫民，‘南宫世家’又怎会迫害于他？”

任无心避而不答，自管接道：“这七人天性淳朴，从来不问武林闲事，也不懂武功，更不知我方与‘南宫世家’势不两立之事，既使有了告密之心，也不知如何告法。”

妙雨暗暗忖道：“不错，这七人若根本不知‘南宫世家’与我方争斗之事，便也不会知道告密有利可图，便万万寻不出个告密的理由……”口中道：“不知那第三件事又是什么？”

任无心又自默然半晌，一字字缓缓道：“这七人未入谷前，都已成了残废，平日走动，已极是困难，更万万无法爬出谷去。”

妙雨身子一震，亦自缓缓垂下了头去，面上泛出悲痛愧疚之色。只因他如今方自觉，自己竟逼着任无心说出了一件他久已埋藏心底，永远都不愿想起，更不愿说出的事。只因他将任无心所叙之三件事，前后连贯，方自发现一个秘密。

任无心抬起头来，目光深深凝注着他，一字字道：“你懂了

么？”

妙雨垂着道：“我懂了。”

任无心目光瞬也不瞬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七人是绝无告密之可能？”

妙雨道：“是！”

妙法、妙空面面相觑，一时间，竟是猜不出妙雨与任无心对话间之含意。但转瞬间，两人心头灵光一闪，便已了然，暗暗忖道：“瞧任相公之神情，听他之言语，莫非是他令人伪冒成‘南宫世家’门下，在那三家老幼入谷之前，将他们伤成残废，好教他们对那‘南宫世家’大生怨毒之心，永远难以忘怀。”

他们实未想到忠诚慈厚之任无心，也会使出这般冷酷无情之手段来。但两人转念一想，又不禁暗叹忖道：“古往今来，成大功立大业之人，又有那一个不是只求达成目的，不择手段？何况，任相公虽令这些人身子伤残，却仍保他们衣食之无虑，用心之仁慈，实已较一些枭雄人物，还胜多倍。”一念至此，又自释然。

只见妙雨仍然步步紧逼，沉吟半晌，便又问道：“此间之秘密，除了任相公与这些人外，真的便无人知道了么？”

任无心双眉紧锁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这……”

妙雨不等他说出话来，截口又道：“此事关系颇大，但望任相公三思而后言。”

任无心亦自沉吟了半晌，长叹道：“人世之间，确已无人知道了。”

妙雨亦自紧皱双眉，诧声道：“此话怎讲，莫非知道的人，已不在人世之间？但在人世之外，有人知道此秘密？”

任无心道：“……不错，人世之外，死谷之中，还有两人知道这秘密。”

妙雨道：“这两人是否……”

任无心冷冷截口道：“这两人乃是传我武功，授我智慧之恩师。”

妙雨怔了一怔，愕然道：“弟子失言了。”

任无心缓缓道：“令我不顾一切，与‘南宫世家’争战到底的，便是这两位老人家，助我筹集银两，邀集助手，使我能有力量与‘南宫世家’争战的，也是这两位老人家，当今世上纵然人人俱都相助‘南宫世家’与我为敌，这两位老人家，亦是万万不会的。”

妙雨默然垂首，再不说话。

任无心仰天长叹道：“我反来复去，再三思索，除我之外，实再无别人能将此地之机密泄露，我……我委实自己都已不能信任自己，又怎能怪得了别人来怀疑我……”说到后来，语声已悲嘶，正是英雄末路，途穷日暮，令人见之鼻酸。

且说百维藏起密令，微一迟疑，想起密令中曾令那取令之人，观察任无心之行踪，当下便将身穿之月白内衣，撕了一衫角，又寻了段焦木，以衫角为纸，以焦木代笔，一面思索，一面写道：

“任无心已入回声谷，随行者有武当四道人，玄真、百维，还有两人，似已负伤，确然身着平常布衣，远远望去，却似乎与少林罗汉堂中那百护、百卫两人有些相似之处，只是属下未能确定。”

他面上泛起一丝得意之笑意，微一寻思，接着又写道：“百维伤势似是更重，非但手臂已成残疾，步履亦是十分艰难，其人纵已有反叛我方之心，但谅必已不足为害。”

写到这里，百维神情更是得意，他如此写法，自是要“南

宫世家”不再注意于他，他便可身骑墙上，左右逢源，伺机而动，择利而投。

只见他接着写道：

“玄真似已被任无心点住穴道，但又似故作如此，自始至终，潜伏在车厢中不出，任无心神情忽而是精神抖擞，忽而是无精打采，也令人捉摸不透，唯有那些武当少年道人，一个个俱是精神饱满，活力充沛，看来最是扎手。”

写到这里，已将衣角写满。百维仰天出了会神，似是在思索着这伪造的书柬，还有无遗漏破绽之处没有。过了半晌，只见他突然伸手入怀，将那方得自黑衣人之铜牌取出，擦了些灰土焦炭，用力在那方衣角之上按出个钤记。然后，他便将这衣角折成一条，塞入那铜管之中，旋起了铜管，放入铜炉，又将地上的青灰，也俱都归于铜炉里，将铜炉反扣地上，又在铜炉上下四面，堆了些焦木瓦砾。他以独手来做这些事，又要随时留意那四下动静，自是做的十分辛苦。

约莫顿饭功夫，百维方自一一料理停当，仰天吐了口长气，喃喃道：“这些话有真有假，真真假假，随你去猜吧，只要你瞧得到这封书信，多多少少，也要你费些心机，疑神疑鬼，猜上许久。”想到自己这半日间的收获，百维心中得意已极，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。

转目望去，突见任无心等人身影已又自那竹篱茅舍间走出。百维心头一凛，窥得任无心等人身形转入一道竹篱之后，立刻伏下身子，自原路奔回，一路上又自担心，不知谷外车马，有无变故。方自奔出山口，便已瞧见停在山谷中之车辆马匹，俱都安然无事。百维这才松了口气，接连几个起落，掠到马车旁，等待任无心等归来。

这时他胸膛犹自不住起伏，喘息犹自甚是急剧，只因他方

才实是奔驰过急，而重伤之后，内力也显然大不如前。待他喘息平定，任无心、妙雨等人之身影，已自山隙中出现。百维顿时做出满面焦急之态，未等任无心等人来到近前，便已大呼道：“任相公……”呼声一起，四山回应。

妙雨立刻加速身形，飞奔而下。直待妙雨掠至百维身前，满山回音，呼唤“任相公……”之声，犹自未绝。

妙雨顿足道：“大师怎地……怎地如此大意？如此岂非泄露了任相公行藏？”

百维苦笑垂首道：“贫僧等的焦急，一时间竟忘怀了。”

妙雨微微摇头，叹道：“这也是大师对任相公关心太过，其实……”

这时任无心亦已赶来，长叹一声，截口道：“其实你我到这回声谷来，‘南宫世家’必然早已知道……唉！我等之行踪，又有那一样能逃得过‘南宫世家’之耳目？”

妙雨苦笑道：“但……”

任相公微一挥手，打断了妙雨之语声，仰首望天，呆呆的出了会神，喃喃叹道：“令人不解的，只是‘南宫世家’为何直到此刻，还不对我下手？他等待的究竟是什么？”他说的这句话，正是妙法、百维等人心中共有这疑问，就连百维，虽然也可算是“南宫世家”中人，却也摸不清“南宫世家”为何还未向任无心下手？他们究竟在等待着什么？与其这般等待，倒不如速战速决，无论生死胜负，也好有个了断。这正是任无心等人所共有之心意。

张目四望，但见天色已渐阴沉，四山苍暝，草木凋零，天地间似是只剩下这寥寥四、五人，犹在与“南宫世家”作孤军之奋战，而强弱昭然，众寡悬殊，若无奇迹出现，胜负之数已是不问可知了。

众人虽然俱是心事沉重，但道路无论多么艰难，也是必定要走的。于是，车马出谷，又复前行，这时，人人心头，又都有了一点疑问，如此走法，究竟要走到那里去？走到那一日为止？

谁都知道，任无心之心里，究竟是何打算，但瞧了任无心怵痛之神色，一时间谁也不敢问出口来。又走了一阵，赶车的妙空，却终于不得不问了，道：“不知如何走法？但请相公吩咐。”

任无心极目而望，但见前面远山起伏，田陌纵横，天地辽阔，千里无极，但天地虽大，何处才是他们该走的方向？任无心面上不禁泛起一丝惨淡的微笑，喃喃道：“前行道路，只有一条，你我既已不能后退，只有往前走吧，反正这其间已别无选择之余地！”

妙法等三人对望一眼，齐地黯然长叹一声，妙空打马，奔向前方。

又走了段路途，天色已暮，众人寻了家野店歇下，任无心突然放声而笑，道：“各位为何如此没精打采？”

妙法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没有什么，只是连日奔波，不免有些疲累。”

任无心道：“真的只是如此？”

妙法默然半晌，又自长长叹息了一声，黯然道：“真的并非如此！”

任无心缓缓颌首，道：“你终于说了实话……”

妙法垂首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弟子们也已不敢自欺欺人，此时此地，莽莽江湖之中，实已无我等存身之地，亦再无能相助我等之人，既已如此……依弟子之见，倒不如索性直闯‘南宫世家’，与那南宫夫人一战，纵然战死，也落得江湖留名，何况